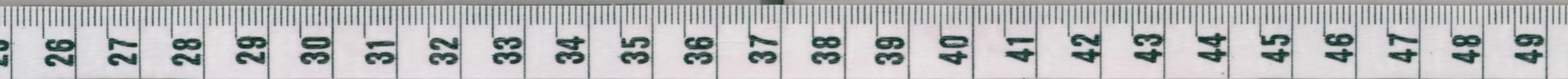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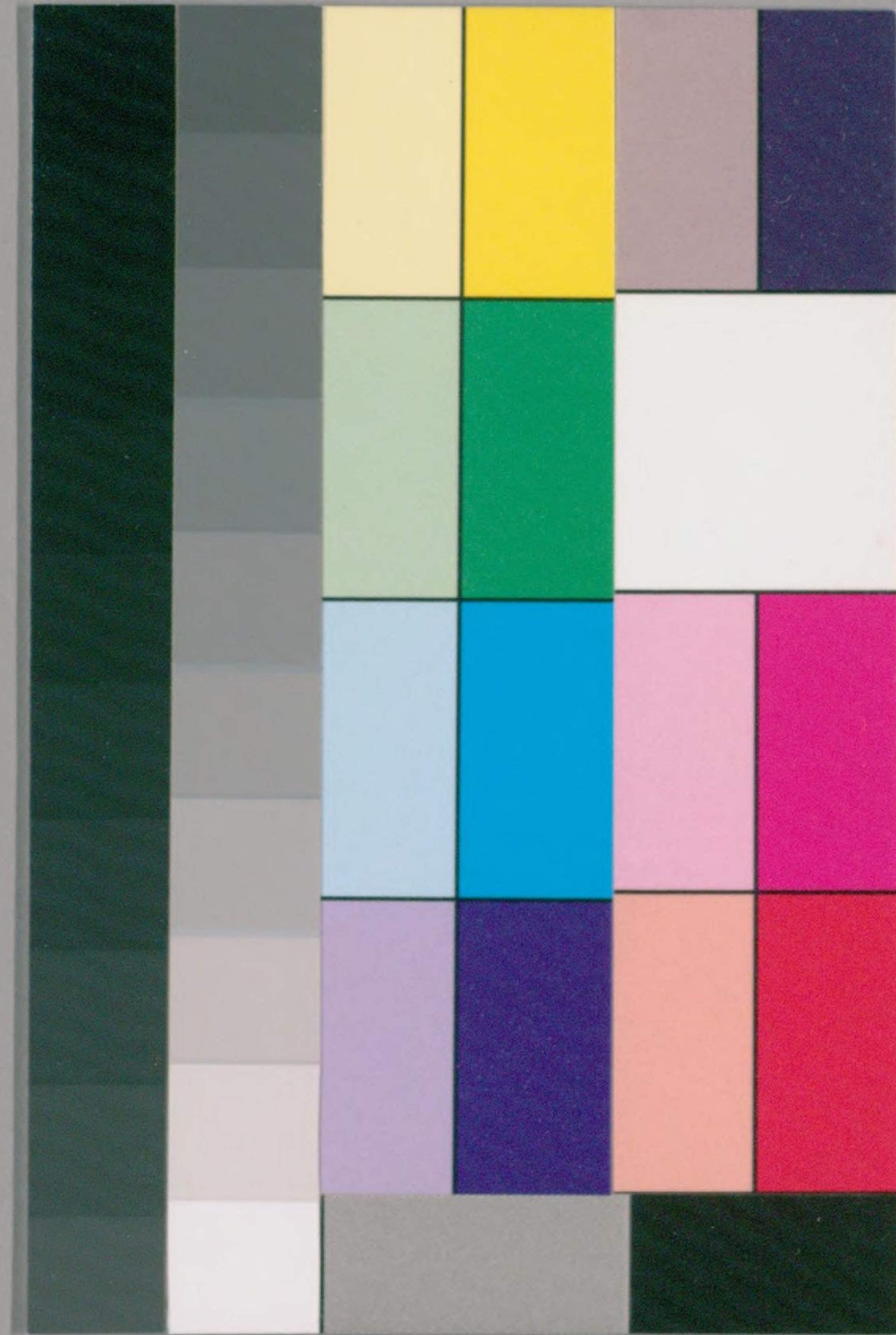


説  
鈴

082.1  
Se2162  
W

眞  
報  
録

2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説鈴』 請求記号 082.1-Se2162

ガラス使用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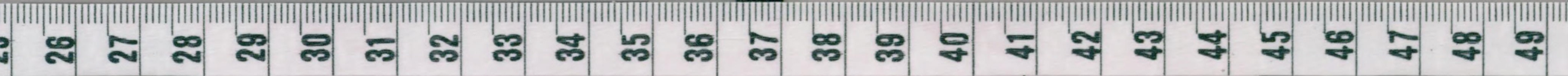
陰陽神鬼之說儒者所不道陸子歷京豐言之予又  
從而和之豈為是賈傳宣室之談莊生齊諧之志乎非  
也陸子寄托憂深心存宥救不敢援据往牒僻引荒遠  
近取十餘年來日治耳謀聞見其確者疏其事而證明  
之雖文不雅馴欲使悍夫弱女改容歛手通曉此意其  
中述志士仁人登真度世亂臣逆子雷殛隕隕即易世  
而後再生以還若有鬼神馮儀其間游戲神通引衆生  
而起正信如遁人之警道路如司寤之詔夜時如窺睡



說鈴冥報錄曹序

卷三十五

67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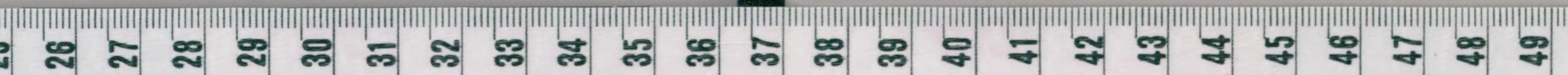




言金  
中聞人聒耳大呼不覺流汗驚背推襪被而起是錄也  
令人一再讀之應無不感激涕零也若曰連蹇坎坷發  
憤著書以自見竊非吾兩人同患之心矣諤齋吳先生  
聞而善之伙助爲理揭揭然大暢其旨誕告諸人所以  
明失得濟民行者心彌切焉爾譙郡曹 序無衣氏識

自序

粵自宜聖以獲麟拭面而春秋之文止於所起其它如  
左丘失明虞卿窮愁司馬腐刑鑿齒蹙疾往往幽憤不  
得志者退而著書以筆削行其彰輝益手無斧柯不得  
不托之空言以峻名教之防則君子之有樂於此也雖  
然予則安能予退而老於西湖之上則然而已矣司馬  
徽動輒言佳夏侯玄焚棄筆墨正予之所自托而不敢  
作人史而作爲鬼史此其報錄之所爲著也書云惠迪  
吉從逆凶易云鬼神害盈而福謙禮云明則有禮樂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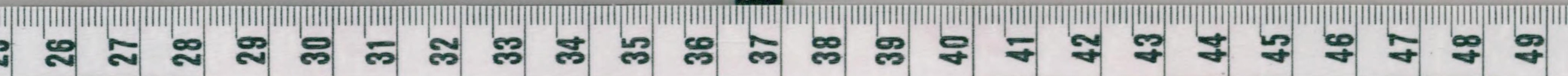
則有鬼神蓋予之所載皆作善降祥不善降殃與六經之旨同歸無可疑者特以十載以來游魂精氣日治較貞頗不為矯誣以滋生民之惑譬之神降於莘石言於晉變所從來非為無故若能貫幽明之理絕地天之通而使其鬼不神則又予之所禱祀而求也雖然孫盛枋頭定關門戶人禍天刑退之所畏予之左執殤宮右執鬼中又保無冥漠君之靈起而問罪於予者則予雖遠人非而未必不蒙幽譴予故不敢望鬼之董狐而但求免於鬼之崔伯深其亦可矣順治辛丑夏日陸圻撰

冥報錄卷上

西陵陸圻麗京手編

李華字

海寧縣西鄉石墩村有李華字者其人務農樸實偶患瘡證見有二冥差從枕旁出一為蔡有成一為沈亮以牒票示華字云汝有名當死但汝平生謹厚俟同牌數十人攝到最後來取汝耳有成等去二日忽有一總角鬼亦從旁出華字方昂首諦視枕而繩已繫頸間即被牽掉而去縛土地石王廟門前大樹上頃之見有成等





緹引數十人袒胸而來詰責總角者汝何物白捕亦來  
拏人卽劈面一掌總角辟易而去因謂華字云冥司法  
雖嚴然名稱後者猶得逡巡規脫吾二人本憐汝未卽  
行拘不謂此鬼先攝汝至我輩欲送諸魂詣土地所唱  
名俟事畢恐汝魂冷不得返奈何因移人家所寄相木  
板當風處曰汝幸避此間足相遮蔽比唱名完有成輩  
卽引華字出曰露行還家恐魂又冷奈何因搓其魂如  
一粉團狀以紙包裹納之袖中途遇華字家買棺者嘆  
其間同歸至戶外遙擲之華字方醒云急備紙錢羹飯  
有成輩飽啗後向華字云吾二人終憐汝不欲挈汝去  
但我輩陰魂每至勾攝生人時苦不得前必須陽魂爲  
導汝能爲吾導吾當全救汝矣華字許諾此後每攝人  
二人必來華字必暈絕嘗至人家臨命終時多有親戚  
圍守陽火焰光高尺許殊難迫近而時又有限因故作  
猫捕鼠聲親戚分散審視乘間縛取一日有鈕姓孝子  
三人皆壯丁恐其父死痛飲劇醉共坐屯守火光高數  
尺尤不敢前不得已於空屋中推倒大酒罈劃然作聲  
羣起驚看而亡者甫得就擒其艱難如此又人應死者



或初生另有地方嗣後移居不一冥司牌票必下初生處土地行平關至抱病處土地然後行拘死後魂亦先至病處後至初生處不相紊越又嘗見地獄中應託生魂靈率如湯團大青綠色每小鬼大盤捧出陰司祖宗捨子孫者或至狼藉滿地今其人猶在時時瞋去爲言禍福亦一異云

鍾遇哉

仁和博陸村文學鍾遇哉卽予友陸驤武嫡母舅也遇哉嘗言仙家有云人身神欲得人生而尸欲得人死予昔年抱病死而復蘇始信此二語爲不誣也按遇哉於丙戌年往探其族鍾梅城於姑孰時梅城爲姑孰太守遇哉於署中代閱文卷暑月過勞感疾漸危卽自見魂魄已離魂纏尺餘肅衣冠左腋憑亡母右腋憑亡妻回裏床拜請求生甚急此神之欲得人生也又見魄形白裸體散髮如本身長大喜其得死如釋重負意之所至輒得遊戲嘗隨人往買棺見賣棺者爭價若干又隨人入司李署中借貸送死之具并見二狗當籠而卧此尸之欲得人死也又云氣垂絕時卽見魂起少腹丹田如



湯團狀青碧色漸升漸高至臍而氣急至胸膈而喘粗  
至喉間頭上時兩目上竄全塞於顛頂迫逆良久如裂  
石之狀而魂與體離魄與魂判氣竟絕矣遇哉又思身  
死於此家人輩不可得知須托夢乃可絕舉念間便已  
至家瞬息千里非若生前滯於形有反有隔絕之苦卽  
見伯父濱石公及西席暨妻黃氏爲言已死狀同時  
托三夢焉乃梅城數日前延一高醫醫以冗不至其時  
始來診脉脉已脫醫捫其胸次尙温姑予一劑覺一滴  
落喉間餘皆湧出入喉者凉沁心腑如火宅中得水雪  
一時頓覺快徹卽聞耳目口鼻中如風如霧從外墜入  
者不可勝數良久尺塗小魂飛來腦耳間忽左忽右求  
入不得又見魄形亦覆身上須臾小魂震天一聲從腦  
際迸入而魄已收還不復見矣從是遇哉得生至今猶  
在至買棺爭價及籠旁卧犬三人同夢則又訊之家人  
一一符合乃知死生感通之理非病中顛倒也存之以  
資要終之學云

崔四官妻

萬曆末年湖州歸安六區里崔四官妻年可廿歲許於



大雷雨時往石坡口淘米被暴雷震死其夫負其尸於室中未踰時雷雨忽又大作香氣滿室其妻遂甦問之則云雷神擊他怪誤中某身有神授藥一碗因此得活蓋此婦年少有孝行者也

陳文學妻

新市陳文學妻年可三十許於癸巳年歸寧至豈地行散忽然暈絕扶歸卽有白鳥隨後於室中飛翔良久鳥去其妻卽作刺船狀并作鬼語云汝前生船戶也我乃客商負重貨被汝謀死吾於冥司告准許我跟尋報冤歷有年所不意此地相值必不放汝文學以年老無嗣而妻方有孕求緩其期得免身後就死無所恨鬼答云彼作孽若是寧令有遺種且仇人相見可倖緩須臾耶數日後竟斃

逆子逐母

平望之北有子逐母至姊家姊養數年一日子復至姊家姊遺以斗米并責令歸養其子至中途推母下水未至家遂爲暴雷震死亡其頭其母從水中著淺處得不死忽見子頭含乳間而出又平望王姓者被營丁誣陷



爲盜弔拷致死并破其家其母妻設神位號冤甚切尋  
崇丁亦被暴雷震死時俱乙未五月十七同日有此二  
事亦一異也

僧天香

湖州東林山明經陳太澤者於萬歷中遇一僧號天香  
山東人年二十餘隨解糧船南來寄居東林山旁勤修  
篤行太澤因爲起菴凡飲食衣服一切取給垂數十年  
天香嘗云我受陳居士供養如何報答後至七十餘復  
有一性空師掩關於天香禪室一夕天香謂彼曰我昨

夜夢謁一都院與之分庭抗禮性空曰汝念頭錯矣遂  
感微疾忽一日將晚陳氏門前環列多人見天香徑入  
其門太澤在中堂亦親見之卽問師欲何爲天香俛而  
不答直入卧內太澤追訊之而其妻已產一子趨使人  
到菴問天香則已入寂矣後陳氏新生子至拿週日見  
渠道友平昔所厚者與銀一錠一徒爲平昔所怒者搯  
拳向之足驗其種性之不昧也後長大字聖璇名廷樞  
申明崇禎己卯鄉榜復於順治己丑舉進士授福建永  
安知縣今猶現任云至其前生爲天香時原無甚慧解



惟日課法華經不缺又供養客師務必豐腆自奉則糠  
覈麥飯頗甘淡薄今之科名福報想有自來也

沈自玉

杭州貢生沈自玉名鼎新寓淳佑橋相國寺壬辰夏五  
月因病後答拜一友登吳山過勞踉蹌歸卧卽時若氣  
絕者自玉爾時覺身輕舉如在半空魂隨上下歷境冥  
渺四顧茫茫行百里而遙至一大野更轉道左見紅墻  
粉界碧瓦朱門有一童子前導再進百步則殿宇隆崇  
延袤數十里重門洞開兩廊廡俱署十三省各省各有

府府各有縣其往來奔走者皆青衣絳袍手各執簿籍  
逕排擁幾不能前每到一門則有數十力士執戈揚盾  
攔阻猙獰細詰之童子曰此武林善士沈鼎新也遂從  
交戟下俯躬而入第一門榜曰乾坤一照見金碧輝煌  
異香從空中來又進一門其聯曰輪迴生死地人鬼去  
來關入內陰森閃赫不敢仰視逡巡間見左首有杭州  
府門署複道逶迤到一大室見伊舊友王昭平先生宛  
如平生敘寒溫畢自玉曰余今病勢至此恐再無生理  
矣王笑曰否否近奉玉帝之命每年五月十二月內兩



次對簿考覈天下善惡諸人今閩君查君善行正要加  
祿添年與海內百餘人同時旌異祿壽正長何必過慮  
自玉曰得免罪足矣安望其他少聞聞鳴鞭震耳衆肅  
然曰此閩君將升殿時也各署中官役悉趨而出自玉  
隨之出見諸閩君垂簾高坐執牘諸人各趨殿下高聲  
念云某省某府某某於某月某日某處行善事幾件某  
某於某月某日某處行惡事幾件對簿稍差閩君卽加  
改抹約有數時而退次日考覈詳明亦復如是階下油  
鐺火柱劍樹刁山每置人於中糜爛殆盡忽現原身又

受一刑悽慘悲號不忍聞見又有旗幟鼓吹迎送不絕  
賞罰甚嚴歷歷可畏時見陳侍御玄倩及家大行鯤庭  
諸君聚坐一堂自玉過而見之曰諸台翁如此風節世  
所罕儔諸翁曰如翁慈仁端介獲重閩君亦世人所少  
有也時王昭平先生從內出曰弟輩彼時幸爾矢志少  
得無恙今俱作殿前之副矣君棄名謝世亦可謂無忝  
所生皆冠帶袍服威儀甚都其自玉長君逢垣亦在彼  
作記室逢垣沒時原有上帝命集八人少一人召我補  
數之語自玉又聞每日考覈兩省須男子查盡始查女



入今二十五日則浙江省矣自玉亦冠帶袍服逐隊而前無何唱自玉名自玉從衆中趨出見王陳兩先生及家鯤庭皆旁坐第六殿閣君之側諸閣君向昭平先生輩曰此非善士沈鼎新乎衆曰然閣君下行賓禮坐賜茶皆紅磁鉢味香烈閣君曰查君一生孝友貞潔不淫一男不破一女不交一妓事不虧心錢不妄取屢行陰陽不求人知所以君之文與字俱有福於人間自玉曰鼎新日恐過矣多端方自砥悔有何德能閣君笑曰正在此議加君壽永爲衆式自玉益惶悚不敢當閣君因

以簿示自玉皆自玉自少至老行事無不登記有一二方便事未向人道自玉亦忘之久矣極蒙閣君贊賞閣君因曰君亦知人有一生作惡反得功名者乎正以名位不高則殺身不烈又有一生作善反得貧賤者乎正以功名不牽則身名自泰此正賞罰轉移的微權如君勤學一生區區鄉榜屢得屢失止以明經終者正泰君之身名耳總之富貴電光功名泡影真中有假色處皆空癡人不悟殊可痛惜但今賞不勝罰善不勝惡奈何自玉曰方今殺運不止皆因人心不回人心不回皆由



淫奢無度想上帝亦無如之何了闇君曰誠然誠然君  
回陽可向諸人委曲開導要學做好人總不出諸惡莫  
作衆善奉行八字須要念頭上做起善惡果報昭然不  
爽此間絲毫不漏世人百般裝飾都無用處君爲生人  
痛加鞭策勿謂鬼神之可欺也白玉曰敢不承命遂辭  
出昭平諸先生送白玉就道時衆人聞白玉從榻上忽  
連啟口曰我要到相國寺去頃刻間已蘇醒此蓋五月  
十九日至二十五日事也白玉隨拈一偈曰去時如彼  
淨來時如此明何生亦何滅撒手可閑行漸卽霍然而  
起今自壬年七十餘猶行步如飛精神若少壯云

凌氏女

杭州文學凌聚吉名萃徵予弟鯤庭同窓友也住新宮  
橋南首於崇禎丁丑生一女初無疾病至癸巳年女長  
十七歲矣七八月間忽遭奇疾狀若中風目瞪頭旋食  
頃始甦言見一黑物便頭暈欲倒平復兩三月忽又一  
發漸漸頻數遍訪名醫有言風者有言伏痰者有言驚  
痛者有言神氣虛者有言肝虛者有言已身藏神者服  
諸藥無算而終無一効至今乙未四月間年一十九歲



每發愈重聚吉俟其發時諦加審視微覺口中諄諄作  
聲聚吉始駭然故與之語輒忽應答言談往復殊有倫  
次始聞有夙世冤業之說聚吉方知為鬼物所憑乃專  
求治鬼凡僧道巫覡遺禳醮薦之法無不畢修辟邪鎮  
鬼之藥無不畢投而鬼忽作語云我係前世冤家冥司  
稟白而來任汝等作法終不去也至問其冤業所起及  
何處鄉貫姓名輒答云此時未言久當自知迨至五月  
廿五日凌女見前黑面之鬼復押一白面者同來且言  
明日當攝汝魂六月十三日陰司牌懸赴審聚吉初不  
之信至明日午後女方坐稠人中忽大呼二鬼又至已  
將我魂縛去矣遂復暈倒自此不須頭暈輒見二鬼押  
持捺縱不可復脫不復能飲食眠睡每合眼則二鬼與  
之爭辯聚吉輩與言鬼便借女口應答而女如在旁竊  
聽者於是方知其索冤始末黑面者言我本揚州人名  
倪瑞龍白面者名袁長儒與我同里俱係富室兩相詰  
訟言凌女係揚州察院姓劉彼收我銀若干復斃我命  
於獄我被毒藥所害故面黑如此一魂含冤至今六十  
載今來索命無復他求問其致訟之繇則云瑞龍有地



五十餘畝售與長儒未經了絕而長儒得地卽慮反復便投一大家云已轉賣瑞龍計窮無可加貼錄此仇恨互相訐告今長儒已絕無嗣而倪有子尙存名宗某某言鑿鑿可據也言已復押凌女遊地府凡人世所云刀山寒氷劍樹鉄床磋磨日碓水浸石壓等獄又如鬼門關望鄉臺孟婆庄破錢山等處無不遍歷且言漆河橋僅濶八寸凡入磨坊者碎磨骨肉片片作聲悉呼痛楚卽分形變畜如虫蟻之類苦不可言大槩始則大地如潑墨之黑久之中又歷歷可見又或遊善人長者之處

則畧有微明燈燭輝煌冠裳楚楚又至一所則竟如日月開朗池中或開紅白蓮花香氣襲人堂戶皆金碧云是最善者之處也又殿側大廳院一所卽閻君賓館中有鄉紳二百餘人冠帶峩峩女至其中或有相拱揖者言面甚善云是昔同年同寅輩一時忘其姓字又有當生人道未得空缺者此類最多總聚處亦無善惡諸相又三黨親戚中或有見者或不見者或有與言者或不與言者又見前世母氏高年白髮倪瑞龍詆之云此一箇老婆子凌女又怒云汝部民應稱太夫人鬼子敢爾



耶聚吉聞之猶疑恠誕難可准信然又念報寃之說世亦嘗有計惟訴之本府城隍正神求其別白是非於是  
以六月初一日虔往投詞大意謂果係真寃殺人者死負人者償夫復何辭假令妖狐野魅故托妄言擾害無辜則祈神聽聰明立賜處決兼令凌女拜禱觀音大士日誦三千聲求其解寃釋結直至初八日下午女果見二公差至云城隍出牌初九日下午又來言明日五鼓候審而袁長儒者如有恐慄之狀凌女方悟此獄或係此鬼所成也至初十日五鼓差人果押二鬼至同凌女

魂赴城隍審理候開門升堂二人進跪堂下瑞龍先言伊在揚州作宦既受我賍復害我命凌女因言據說我受汝賍如今不知有無但我既爲官豈能躬自詣獄來害汝命是誰持藥藥是何物須還明白我方承認瑞龍語稍塞城隍因言汝辯有理人命何與汝事但不應貪污受賍汝既爲官受朝廷俸祿如何私取民財難免罪過因指瑞龍言汝作鬼六十年真害汝命者不知却去告伊念汝喪命姑責五板因指袁長儒令說長儒已自股栗猶言此事小人不知道城隍怒令夾起來見吏卒



上夾鬼便自招云尙有下毒家人因放夾責三十板審  
訖城隍分付我衙門不定罪十三日仍聽殿裏審去如  
是遂出自始至甦約半時頃此則六月初十日五鼓審  
勘事也城隍紗貂錦袍燈燭香案殿上諸吏俱帶外郎  
帽辦事階下俱是隸卒拱立堂陛寬廠殊非人間廟宇  
也至凌女每對簿則仍方巾葛衣朱履有所稟訴卽與  
倪袁二犯同跪稟畢卽站立左旁其體與齊民迥別又  
審後瑞龍來凌家雖若憤懣然束縛稍寬強梁稍沮卽  
其同長儒索酒食紙錢辭亦稍哀矣至十二日晚二鬼  
又至言明日巳時三殿閻王掛審汝須準備諸事遂守  
定不去至次早聚吉用好語勸解且許其審畢送女復  
還仍予銀錢兼設酒食鬼佯許諾迨至辰刻俄見冥司  
二差至凌女向卧床第至此忽自起立索換衣衫與象  
人作別不勝其慘言巳就瞑聚吉按視脉息但遲極不  
竟斷絕手足俱冷而心頭微暖候視約半時頃但見微  
作淚容又少頃微聞言此路晒甚熱益其甦時正赤日  
將中也俄又言汝等定要喫飯去言畢欠伸而甦因言  
方去見者是三殿閻王側立司善惡二判官階下俱亦



鬼獄卒猱獐可怖牛頭馬面守門始聞唱名黑面者名  
倪瑞龍次唱女名劉某按聚吉自註其名不便顯列又云號玉臺又次唱袁  
長儒則白面者是也閻王廷訊二判持簿查閱瑞龍與  
女爭辯亦如對城隍時語一判大聲指凌女言曰人命  
不干汝事但汝得銀一千二百兩亦不為少汝罪過尙  
有不放汝回凌女惶恐乞生言我雖有罪但今世父母  
生我一十九年未曾孝養願且放回葢向之作泪者此  
也閻王因言汝既如此說我放汝回去但此去做好人  
壽命可延如或不改仍來受罪遂發放回去倪瑞龍令

其披托人身以在生作惡仍責十板戒訓其袁長儒不  
責令收監受牢獄罪十年仍令二鬼送還凌女遂從床  
起急令燒送紙錢羹飯以贈其去又從前餓口數壇超  
度二鬼無甚應響惟集慶隱崖禪師年已七十有九戒  
律精嚴至是將施食時凌女未嫁之夫有江津修者雅  
不信鬼頗懷腹誹女即於房中云汝家何故令外姓人  
罵我問之果然聿修即前跪伏罪又云今日施食極誠  
法師極有道力故寒林親身自來但我輩既爾長往劉  
公必須一送女因靚粧冒雨出中堂坐視餓口若無病





者而江君親見寒林黑面吐火形見驚怖虔拜自是之後二鬼絕跡凌女沉痾如失云

凌女嫁後孕凡二次以丁酉十二月天亡

按聚吉自序云凡紀籍所載前生宿世因緣果報之說聞之熟矣以是為釋氏之苦心警世之權語儒者所不道也豈知今日近出已身耳聞目見曾非影響事理姓名俱有對証雖欲不信不可得也故不敢隱謹述其事如左○又云予女自乙未五月廿五日至六月十三日計十八日粒米不進目曉不交當其去也則僵卧竟如死人及其甦醒安居仍如平日自始

至終曾無一語模糊其間幽冥警策之語甚多筆不盡載要不敢增飾一字以墮妄語之戒也因思世人或有恃其勢位負其才力者少得尺寸廣作不良傷心刺骨無所不至豈知現世所不報者即再世之後重泉之下尚有含冤隱毒願得而甘心焉者昭其姓名揭其行事不能掩覆伊可畏也因將前後始末備載於紀或亦冥冥之中喚羣蒙而肅官箴之意云

折按凌女之病發於癸巳距前六十年徧查履歷止一姓劉者任淮陽巡按名應龍字在田湖廣寶慶府



邵陽縣人中萬曆八年庚辰進士書二房座師余孟  
麟字幼峰江寧籍祁門人任編修甲戌進士大主考  
申時行吳縣人壬戌進士副考余有丁鄞縣人壬戌  
進士又查應龍鄉試八十九名會試一百五十九名  
廷試三甲六十一名禮部觀政初任崑山知縣丙戌  
行取四川道戊子長蘆巡撫己丑淮陽巡按庚寅丁  
憂甲午補河南道巡按山西乙未養病庚子起江西  
道巡視南城巡按福建甲辰順天巡按乙巳陞南京  
太常少卿丁未養病自前萬曆己丑係男身巡按至  
今癸巳女身見鬼通共首尾六十五年又今乙未則  
六十七年也但履歷止書姓名及字苦無別號豈劉  
應龍字在田者復號玉臺也此外淮陽巡按姓劉者  
唯萬曆癸丑進士劉大受字貞白湖廣鄖陽府房縣  
人然任淮時乃天啟癸亥距今僅三十三年又與前  
說不符也容再考之淮揚袁倪二姓及邵陽劉氏家  
乘庶足傳信云

漏志高

漏志高錢塘縣太平坊人年四十歲縫皮爲業其人謹



厚謙抑聰穎識字乃杭俗古塘東嶽廟神靈最稱顯赫  
每歲三月廿八日生辰士民傾城然香祝拜丁酉三月  
志高先於廿六日虔誠進香歸廿七日卯刻忽夢有人  
叩門呼志高甚急高應聲啟門見一方巾青布袍白髯  
者儼然土地也謂高曰少頃有人約汝講話訂汝在家  
慎勿他往卽嘆氣一口於高面寒冷刺骨陡然而覺此  
身亦無所苦惟舌不能言矣高疑爲喉燥索茗澆之但  
以手拍牀八歲女進茗一甌不解家人驚怖延醫視之  
醫云鎖喉風也高心知其非索筆書云喉間快利無碍

偶倦於言詞行卽癡矣書畢乃夢前土地叩門甚急高  
復啟門見土地率一差官隨四健倅差官頭帶金盔身  
衣緋袍雲肩繡龍跨一大馬馬後二倅紫巾金抹額團  
花襖二倅大圓帽一撒青衣五人形體皆粗壯倍陽世  
豪惡萬狀卽擒高銖鍊鎖馬脚上械手仍從後鞭捶之  
其行如飛須臾下馬鎖置一小樓上目持硃票向高云  
奉本司命逮緊急重犯十三名差官捉拏非比泛常汝  
正第十三也高見票上書滿志高湖州德清人心竊疑  
之云我平昔守分何故有此奇禍且姓氏鄉貫不同得



說鈴  
微有錯誤耶頃之鼓聲三通畢差官云官坐堂矣卽縛  
高去高見朱門碧瓦大抵如官府大第最爲雄廠西廊  
下披枷杻者不計其數亦如人間解審狀比縛高至丹  
墀下跪人十二犯隊中差官稟稱重犯漏志高已拏到  
高見層臺高峻殿宇朱紅比陽世尤加巍煥南面尊官  
紫面三丫髻年可四五十許鳳翅金盔蟒袍玉帶形體  
亦壯大倍陽世有官二十員皆紗帽紅圓領庭參尊官  
答禮各官分坐兩旁想皆獄廟分司也又見西階上有  
善人十三人上堂參謁男子十人女子三人男子中有

一帶念珠者尊官亦與答禮和顏問曰汝等皆善人深  
可嘉尙時高跪階下心甚憂怖以資用無一錢隣里無  
一人知者萬一尊官或出拜客或下客廳酬應卽令辦  
脫今夜亦無宿處腹中飢餓可若何吾計惟冒死早離  
痛與喊屈尊官問誰差官稟卽重犯漏志高也尊官  
云拏志高上來汝旣係重犯何故喊屈高曰高本錢塘  
皮工守分營生不知何故得譴及見鈎票拏者乃是德  
清滿志高與某無干伏求釋放尊官遂取錢塘簿籍簡  
視果有皮工漏志高云汝作人頗有好處且陽壽未絕



言金  
安得誤拏高聞陽壽之說始悟身到冥司前此皆疑爲  
院部諸衙門也因思此尊官或卽東嶽神乃云前者志  
高虔誠進香神明想亦鑒察嶽神微笑曰我知之遂再  
簡德清籍果別有滿志高乃真犯也其硃票原寫滿字  
特以嶽神硃筆點濃點却草頭遂誤漏字而捨德清而  
拏錢塘人則冥差之誤也卽將四俸各責二十棍別令  
一俸送高還陽誠云汝歸當作好事高叩頭謝恩而出  
須臾始覺清醒其妻子方環聚啼哭蓋自廿七日巳刻  
死去廿八日辰刻方甦也高甦後乃索筆書東嶽拏德

清滿志高公差誤拏我今送還魂速備羹飯紙錢以痛  
送者家人治酒膳并以錫箔紙燒送乃冥司率重整潔  
銀錠一錠亦准得陽世紋銀五分若胡亂錫紙則如低  
假銀不可用也送者既去高口尙不能言隣里以冥差  
始則誤拘平民繼則勒魂不放羣議動一公呈然之嶽  
廟正商畧聞高忽見前四俸乘輿而至云爲汝事使我  
輩受責兩腿腐爛難行今皆乘轎可速沽酒食謝我并  
每人十兩調理斷不可少又云我輩俱不茹葷只須素  
酒耳高家卽與羹飯忘設坐具四俸責之爲設椅檯然



言金  
三  
整潔冥資數千一倅持布包收銀約共碎銀三四十金也出門後又來言聞汝隣里有一公呈若燒去我輩必又受責可取來焚之榻前高如其言焚竟卽見彼倅取此一呈并收包內而去土地當面指高曰汝愈矣高遂應聲能言長齋絕葷至今無恙

冥報錄卷下

西陵陸 圻麗京手編

黃景範

平望黃景範生於崇禎辛未年今寓居南海於壬辰年二十二歲時六月十九頭覺漸眩至廿二日清晨內室閒坐忽頭中大痛卽時倒地昏暈中見一人披髮流血手持大刀喊曰還我命來有數十小兒勸解其人大呼口出黑氣如烟小兒俱被冲倒眼前皆暗忽見白光冲開黑氣光中有老僧端坐右手執杖左手持珠噐曰且



住且住其人曰我受冤七十餘年今日相逢如何住得  
僧舉手云阿彌陀佛饒人是福冤冤相報有何了期其  
人曰是是柰我心放不下如今不傷他命罷了遂以手  
取舌用刀割去僧曰罷罷還他罷其人曰還便還且待  
我恨氣消遂持舌奔去僧將行顧範曰你還認得我麼  
我乃當初雲栖老人也你如今不必忙百日內自有消  
息景範醒見衆人環立欲言所見不能出聲以手撫口  
舌乃在也惟喉與胸畧有空痛別無他苦至夜獨卧恍  
惚見一女子窗外叫曰你好睡也手撒泥沙覺徧身麻

痛忽有武士持白傘來遮連夜如是至七月初一夜景  
範與其妻同卧武士以傘覆身上掩鼻而去但其傘甚  
小止可覆自身泥沙着傘上卽滾去有着其妻身上者  
隱隱如火光三夜如是其妻身發大熱景範心知之乃  
遷與伊外祖同卧武士又覆傘掩鼻而去其沙着伊外  
祖亦成火光二夜伊外祖亦發大熱自後獨卧武士復  
持傘來遮景範心想武士不知是誰武士忽曰我奉王  
命而來景範思不知何王武士又曰我王乃覺王手中  
所持悉怛哆般怛囉也又思六字是楞嚴呪心平日常



誦今不知何故或者宜誦呪乎明日虔誠持呪夜見武士持傘倍大次日又持但見傘不見武士明日又持至夜不見傘併不見女子遂每日嘿持病雖未愈亦無柰何因遣去憂慮一心清淨省察過愆禍福付之無心矣嘗憶老僧百日之言以自慰故終日無悶至七月望日延僧禮懺景範手書問僧云我初病時見一僧自稱雲栖老人不知何人也僧答云昔有蓮池和尚在雲栖設教因爲景範言蓮池故事景範心念之夜卽夢見一老僧身甚長大來云吽你想蓮池莫學他閉門喫飯覺來

不會其故忽胸中隔塞粒食不進者三日方思食唯喫淡物乃覺安和塩酸不能食矣時母憂景範病不愈問諸卜人云有神明作祟兼有心願未完景範思神明見咎當齋戒省過不宜殺生祈禱反造罪業至于心願別無他事惟正月初曾夢一人云汝夏秋間有難若肯聽我書一蓮經可免此難會與伊外祖言之欲書未果旣發心而不行亦一缺典遂擬八月初七書起至夜忽夢伊父向之流淚景範亦悲感而覺因想父被擄未知存亡景範方欲書經願歸功父仗佛神力存則還鄉亡則



超昇發此願更擇十二辛亥日是伊父本命日書起限  
九月廿九日完乃于廿九日午後忽心痛大作嘔血升  
餘一時困倦獨卧床中痛愈難忍更餘忍覺身墜床下  
見一老人鬚眉皓白高冠大袖手持一杖同一僧至僧  
向景範笑曰什麼來由戀這苦本你如今冤債已清可  
同我到主人處走走可靜心聽我誦經因誦金剛經余  
聞經聲心痛漸減一面聞其誦經隨其行路誦完而心  
痛忘矣僧止步見一大屋當前門邊有一對云諸惡淫  
爲首衆善孝爲先僧謂景範曰東君在內爾可進見我  
在外廂待又謂老人曰爾同彼進去彼已受輪迴不復  
自知你可求掌簿人爲他明說因緣遂入內庭庭中人  
曰今是朔日十王來見爾等且住俄有數人冠服執笏  
而進內中一人昂然挺首老人指曰此忠臣楊繼盛也  
已而十王皆出老人乃同景範跪階下見一人冕旒坐  
帳中身高丈餘面潤尺餘潔白如玉侍衛甚衆老人通  
說來意有一戴大冠朱衣者執簿至階下謂景範曰汝  
欲知因果可聽我言叫左右喚劉之麟上來俄一人至  
卽割景範舌者朱衣人曰昔有劉大臣號公超家世北



京生於嘉靖二年父祖皆富人大臣讀書納監爲人有  
口辯長大多方因祖父家業復自身有才與趙文華交  
厚引見嚴嵩亦莫逆遂爲一方赫赫時倭夷入侵南直  
朝廷命張經等往討命趙文華督師文華私邀大臣同  
往既至江南大臣說文華曰倭兵甚寡若率本部兵先  
取之軍功可擅也文華從之大爲倭人所敗文華欲轉  
敗爲功乃催張經連夜進兵張經欲待兩路兵到然後  
夾攻不可輕進文華啣之大臣因曰不如速入京傷之  
文華遂入京上疏言張經玩寇殃民旣而張經與兩路

合兵大破倭人南方遂平乃入京奏捷朝廷以張經矯  
竊軍功斬之於獄大臣有三子長子之麟金氏所生嘉  
靖三十八年正月生將滿月而金氏死三月繼娶陶氏  
至十二月卽生之寶後生之茂及長父欲爲之麟聘柳  
青臣女青臣欲相壻而配大臣以之麟貌惡乃以之寶  
示之又爲之寶聘周氏女及二子皆成婚柳氏色美而  
才周氏醜惡而拙於是柳氏醜其夫之寶恨其妻陶氏  
性悍而智窺知隱情常與柳氏言之寶美麗一日乘之  
麟出遂於房中設酒拉之寶與柳氏共飲繼乃贈遺往



來二月間遂成醜行。時大臣知而不問也。周氏恒有不平之言。柳氏聞之。遣婢送酒。周氏飲之。遂成腹痛。乃疑有毒。往訴陶氏。陶氏素不悅之。恐其將家中隱事洩露。乃以好言安慰。留房中飲酒。至夜半。忽以刀刺其心。埋之牀下。明日乃佯尋周氏。不見。遂揚言隨人私奔去了。周氏母家亦疑其女。竟不之究。之寶既亡妻。與柳氏曰。厚之麟微聞其風。在房詰責婢女。陶氏聞之。乃私謂之麟曰。我近日聞之寶在你房中走動。你知否。之麟言亦畧聞。陶氏曰。此乃家法。大賊人倫大惡。這畜生。雖我親

生。今如此不肖。不如無有。我必殺之。之麟受計而去。陶氏又召之寶曰。爾盜嫂事敗。身命不保了。之寶曰。奈何。奈何。陶氏曰。作善須徹。作惡亦須徹。你可特匿我床下。自有好算。之寶從之。陶氏乃謂之麟曰。你今日佯爲出外。彼知你出。必聚一處。晚間却私藏我房中。至夜深。我與你各執器械。進房殺之。之麟乃佯言出外。至夜來到母房。陶氏遣出婢女。獨與之麟。議擒之寶。又將美酒固勸之。麟徑醉。陶氏忽扼其喉。叫之寶曰。下手。下手。之寶遂砍兄頭。與陶氏潛開後門。扛屍至二三里外。棄在街



上。明日路人多來相報。大臣收屍歸葬。竟不知其繇。奴婢在房走動者。之寶恐其洩漏。或暗中擊殺。或毒藥害之。後陶氏說大臣。使柳氏與之寶成婚。既成婚後。家中白日鬼行。百般作祟。禳禱無應。將及三年之寶年二十五矣。一日有僧。手執鉄杖。到門化緣。柳氏素不禮僧道。見此僧逐之。僧卽舉杖欲擊家人。奔告大臣。大臣出謂僧曰。你何故在此。僧曰。我要取一顆寶。要折一枝柳。大臣不會。僧曰。我要見你兒子。大臣乃命之寶出見之。寶乃謂僧曰。爾到此何幹。僧曰。我來化緣之寶曰。爾有何

能敢到此。化緣僧曰。能消一切冤鬼之寶。以僧言奇異。乃引入內間。之曰。我家多冤鬼。師能治乎。僧曰。治鬼甚易。先當治心。心爲萬類之主。心邪邪至。心正邪滅。乃問如何是正心之法。僧曰。當存天理。將天理人心四字明白。便是正心之法。又問如何作爲。乃合天理。僧曰。但當平心。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寶。低頭半時。僧曰。我來化緣。你若肯捨諸鬼。齊休。若不肯捨。未有了期之寶曰。欲化何物。必當從命。僧曰。不化他物。惟化柳氏之寶曰。柳氏乃我妻子。如何可捨。僧以杖點之。寶心曰。天理人心。



你捨不得他人如何捨得之寶大驚僧遂趨出隨出尋  
之已不見矣之寶乃獨坐自思深自悔過乃曰人未得  
道心隨境轉今偶聞僧言發悔過心倘又聞人惡言便  
遭沉溺矣不如到五臺訪此僧求自新法屢次欲往父  
母不許在家三月餘日鬼魅日盛坐卧不安之寶乃決  
曰今日如此境界尚不奮發一旦命盡被黑業孽入地  
獄豈不大悔今只宜成就正果救度二親若從一時之  
命苟且度日使同陷地獄是小順而大逆也遂決意欲  
行京西山有碧雲寺其寺二僧一曰碧岩一曰雲松二

僧曾爲之寶前母金氏拜斗念經亦與之寶相識乃到  
寺尋二僧時碧岩已死惟雲松在乃謂雲松曰我欲到  
五臺幸隨我去雲松曰爾方年少欲見明師我老矣雖  
死何恨遂同至五臺時有幻余禪師主化徧觀衆僧不  
見前僧因留年餘聞雲栖有蓮池設救乃與雲松往遊  
蓮池問自何來之寶備述前事且求懺悔蓮池乃教之  
懺悔使行苦行三年披剃乃受大戒取名大惠雲松改  
名大慧大惠既出家終日念佛一日問師云念佛欲何  
爲師云念佛則成佛又問云大惠念佛幾時成佛師曰



時時可成又問云大惠如今何不成佛師云大惠如今何不成佛遂有契悟雲松死大惠獨住雲栖十餘年後至金粟密雲問曰何來曰雲栖又問平日作什麼曰念佛曰爾誠念看曰已念曰只恐不是曰和尚自家不是曰尚須吃痛棒隨衆作務去後叅乾屎橛未悟往黎山結菴而住直至崇禎二年聞密雲在玄墓乃往問曰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此語如何雲曰這里無水又無魚說什麼驚人稱意遂有醒悟回至黎山二年而死既死來見閻羅天子判官議曰少年雖造大惡終能悔悟

出家未曾說法利人今去爲人有智慧而無厚福大惠言固不敢期厚福但一生出家未得大成願得長壽以成其志天子曰爾年止該五五今爾願修行其志可嘉增爲七七大惠又言我造罪累及父母害兄嫂與妻我願救此數人今不知皆歸何所願我托生得近于彼使得化導其心乃命判官告曰爾前母金氏已托生沈氏碧岩雲松已爲其子爾父大臣以平生之孽墮爲女身因金氏一緣托生爲雲松之女汝今再當爲其子陶氏受餓鬼報畢今現爲驢身不可得見柳氏受餓鬼報畢



托生爲猪又生爲羊又復爲猪方生三月因其食少乃讓與母食而自飢死土神奏聞天子以畜生能行孝道使復人身今已受女身與你尙有五年夫婦時判官言畢卽遣托生今爾身便是劉之寶害兄之時萬曆八年六月廿二日也故爾今年有此難本當身死以前生願力得免前妻周氏萬曆七年六月初七日受害舊年曾來爲禍但其受害非爾之故無深恨也你今妻戚氏前生以藥酒害他成腹病其怨未消尙欲爲難爾兄之麟冤氣旣消亦將托生以平素有孽墮爲女身數該爲爾

妹之女明年癸酉日當生爾今宿業旣消但二十年來未曾精進今去當日自努力勿退初心莫爲名利所敗莫爲欲愛所縛莫爲意氣所碍莫爲晏安所毒言畢喚一童子取一金盒至開盒取一花瓣置景範口卽能言拜謝畢遂問父親着落朱衣乃皺眉曰爾父死久矣景範乃言曾有二番書信朱衣曰二番書信一是你外祖所造醫生史完白知情一是爾同宗人所爲爾今回去當設靈供養休望他歸景範曰我父何罪乃遭此難今其靈魂何在願得相見朱衣曰爾父遭難乃六世以前



之孽今生立心正直死歸神道三月間陞淮安城隍矣  
爾但當存孝心修行正道日後得見今爾母卽生前之  
父旣墮女身當勸他回心向善他因前生之孽當三世  
墮落今始落幽主一生不暢快二世落賤主爲奴婢三  
世落橫主爲畜生畜生不修便有大苦不可救矣速乘  
今生挽回爾外祖乃生前同伴今又受恩亦急勸他回  
頭他在雲栖我曾教他金剛經千餘遍他往石門結願  
在東高橋終日誦經每至五更衆人夢覺之初心清淨  
時乃高聲擊拂念佛闍人善念故今生受福報得長生

又其口信甚嚴故今出言有當爭訟得勝但所信不大  
善根亦淺年過六旬善不補惡今生受報已畢來生便  
落薄了又其積德不厚不能澤及後人除却一人舉家  
之人皆非貧卽天爾回去教他速了自己正事無涉他  
人開務他因前生信力故早年作事勝人今信根已壞  
爲人謀幹不但無功又招仇怨爾妻以一念之孝頓消  
淫業得復人身但福力淺薄壽亦不永教他急速返本  
免來生重受畜生爾弟雖無大成亦守家之子大畧如  
是言畢命童子引景範出外遊行奔走如飛見罪囚數



人至牢獄數處種種苦難今畧存之有一人反縛兩手  
肩上插一小旗旗書犯人鈕德甫呼景範曰我與爾同  
鄉里幸救我景範謝不能又一姓某言我當爲猪以臨  
終盡心吃素一月得爲狗矣又一金某卧汚穢中言我  
以平生貪酒至此又一沈某自粘墻上喉中穿刀景範  
心發慈悲念佛數聲其刀自落又一室甚大墻中地下  
有刀箭飛出穿入人身壁書數人名童子指曰此陳九  
思在此今已出王某當入此周化機陽壽未盡未來景  
範曰陽人何以先書于此童子曰陰司考生人之罪當

入何獄卽定其名於何獄若又造重罪更移別所若有  
善功卽爲削罪皆于生時先定不待既死乃復至殿前  
拜辭同老人出僧在門外相待景範卽拜僧曰承師引  
我至此請問出處僧曰我乃雲栖大慶當年與你同事  
與大淨大善同爾四人往叅大智景範曰來時聞師經  
聲心痛頓愈此乃甚奇僧曰爾不知麼經言心不可得  
何可得痛又曰此經爾外祖念成差誤又失一心字爾  
何不言景範曰向不知今去當言之又曰今去當行孝  
道孝乃人之本心若無孝行他善雖多皆僞必不成德



且神明忌淫又當除淫淫乃身心兼害若除淫則諸爾  
無根修德易成此二字乃升降大關頭修行起手處爾  
當行之然須求明師指點住深山養靜方好若在家被  
塵緣汨沒便自誤了世間居塵不染的能有幾箇景範  
曰是我謹受教正言間又人言大師到了景範仰首  
見雲中一老僧端坐持珠拜求教誨師曰南無佛旁一  
人曰承師開示何不拜謝景範乃拜之師伸手劈頭一  
下云記取景範忽驚醒乃天已明所病頓忘遂披衣起  
與家中人說所見隨以筆記之時壬辰年十月初一日

也

景範自註云諸獄中人細訪之皆係朋友親戚恐有  
不便故但存其姓餘不敢妄一字又松陵錢德准序  
畧曰景範父瑞卿名古鑑邑庠生卽所稱陞淮安城  
隍者也瑞卿贅於平望徐南川家故瑞卿爲平望人  
乙酉秋瑞卿遇亂兵被執以南景範年十五矣號泣  
思父至嘔血不食南川恐其傷生爲作瑞卿書慰焉  
朱衣人所謂醫生史完白知情者也初瑞卿存亡景  
範未審而聞喪自朱衣人始南川則再來雲松是也



予里人吳文可實娶景範妹卽所云劉之麟爲爾妹  
女明年癸酉日生今癸巳歲正月六日癸酉始立春  
文可果舉一女益足見其不爽云

蔣仁瑞

武林蔣仁瑞江千人移居蠟燭菴對門於壬辰年五月  
間嘗患鼓脹垂危半夜見有上四鄉賣石灰者五六人  
排戶突入云前生負彼債二千兩竟掉蔣出門蔣於是  
昏絕其家謂爲已死卽燒肩輿草人等類蔣便乘之以  
行比至鳳山門諸賣灰者云我等徒步彼安得獨乘輿  
竟前擒蔣下地簇擁以去過江千資福廟卽都土地門  
前見先亡母弟及僕皆在因拉諸賣灰者云汝奉何牌  
票敢逮繫平人耶我輩卽當往東獄控告喊聲震驚判  
官姓鍾者詰問知果無符檄比卽放還其母護送至家  
比覺時已巳刻兩手皆握沙泥其家業去帳易衣然紙  
錢舍飯貝矣越二十餘日又見前賣灰者捧檄而至云  
已告淮汝不得活於是遂殂

沈蘭官

武林官巷口東平廟巷姓沈小名蘭官者年二十二歲



言金  
三  
係寵丁於甲午年十月初二日見一大黑貓過前欲以  
其皮爲韃帽遂以繩繫貓頸不死更用尖刀刺喉乃死  
乙未正月初三日夢貓云汝既害吾吾已告准今刀何  
在欲得作証耳其人覺而惡之因急賣去原刀更市一  
利刃於六月廿一日迎塩院歸即發狂云貓已入樓矣  
又上梁矣又云非貓乃變鬼矣五七人來打我矣更作  
鬼語云繩不能殺奴須用刀也至晚遂以刀自刺而死  
深入喉間一寸二分

朱四

崇德十三都十四圖糧長朱四乙未年七月十二日入  
縣城申時於萬歲橋上遇雷雨忽霹靂一聲直擊四身  
四昏絕時見三冠帶人破其肩得不擊傷腰間猶有雷  
公爪痕五道累累墳起蓋四平日奉三官齋精虔爲神  
所憑救云

金三

范君果子丁酉二日長逝

崇德廿間屋地方農家子金三者於乙未七月得病垂  
危見有冥差持票至則三宛然首名也次名范君晉三  
問曰君晉爲子佃主何爲亦有名字差卽批其頰曰毋



多言與汝何與耶彼陽壽止十八箇月汝尙有陽壽刻  
許耳姑暫令還三甦述此語畢奄然復逝

兗州婦

棲水胡衛公隱於卜以甲午七月僦寓武林鼓樓外南  
首大街見一婦人年近五旬病勢已極備諸苦惱死而  
復生者數次云我痛苦萬端死見杭州府城隍神神云  
汝係山東兗州人我處無冊籍是無主孤魂不便收繫  
婦人困苦已極其夫無可奈何因爲寫本處鄉貫作一  
呈求寄魂此處冀城隍見許書呈然之應時氣絕

陸僕

海寧接濟村文學陸元夫家僕背主誣訟不法別投越  
二十年乙未六月十一日舊主郎君病故是月廿四日  
僕到墳樵採郎君形見似僕其首者即倉皇跋水走歸  
發熱叫呼兩目俱瞎

周文學

海寧雜塘文學周某甲午病故止遺一子次年復天文  
學故名族治家嚴正素不喜僧尼輩出八小祥後居旁  
有尼棹舟至宅以鴈八勝會請文學母夫人拈香并及



未亡人語未竟忽仆地大呼大相公饒我噴血滿地復  
作文學語數以無故到家之罪又叩頭作乞命狀母夫  
人驚皇呼婢點姜湯灌醒亟扶下舟歸菴餒口追薦不  
應迄今二十餘日咕嚕如故吐血不止

郭天生

海寧趙郭村文學郭天生於天啟壬戌年廿二歲時卧  
病昏憤見有四青衣圓帽如承差者踰窓而入手捧牌  
票有天生名天生疑爲督學催考也卽隨之去四人仍  
從窓躍而出天生亦如之回顧本身猶偃卧在床也比

至一宮衙前甚壯麗甬道寬濶數十丈四人引至左首  
廨宇內周圍木欄如狂狴狀因置天生其中見投文放  
告謁見會審者肩摩雜沓畧如人間須臾晚便有號  
燈數十盞如貢院東西文場照耀明亮頃之間陞堂鼓  
九下四人牽天生出唱名天生卽見此身無巾幘腰間  
已繫白裙矣第一門頤而暫者冠帶點名年纔二十許  
第二門黑而髯者冠帶點名年可五十許比至大殿前  
階級數十丈樓閣巍煥如帝室皇居逐人唱名餘東階  
上西階下天生震恐歷階而上遙見南面聽政者冕旒



言金  
綠袍黑面天生始悟爲閻君非文宗也因慟哭而前攀  
桌脚求生甚急閻君曰取簿來有判曹捧簿進閻君示  
天生曰汝數已盡試閱之天生又哀懇不已閻君又云  
取卷來卽見前願哲者庭叅畢捧手本進閻君翻閱再  
三又呼取卷來又見前黑髯者庭叅畢捧卷數十冊進  
閻君又閱再三方首肯用硃批簿上示天生云汝有陰  
功再加一十八年書法鮮麗可愛天生喜躍而出至道  
左徘徊不識歸路適與伊祖遇祖曰汝來安得歸耶正  
躊躇間見有龐眉皓齒以杖繫葫蘆者祖曰吾孫不得

歸須君神藥煩爲賜之老者卽傾三粒如硃砂色天生  
翹首見道旁大宅有天醫院三字然以渴甚不能嚙祖  
卽向道上小兒囑其取水小兒取一碗與天生嚙藥藥  
下卽覺心目頓開精神陡復忽然而甦香氣滿室經日  
不散從此遂痊至陰功一事余亦叩之則天啟閻武林  
大火天生時寓佑聖觀至三元坊觀火遇閻婦負一箱  
內皆重貲於人叢中誤付天生天生急辨其非而閻俗  
不通抗語婦人遂去天生攜藏別家仍於原處守候果  
見向婦偕一女子携手而來號泣尋覓天生令其女守



箱借其婦往路旁認夫邀而還之織毫不染留是此一事云

### 餘杭秀才

餘杭生員偶於乙未夏月出城至庄佃處見有一青衣云有票相喚其人錯愕以爲追糧也當問之僕輩青衣云我乃陰司差人汝在生行善不應客死可速歸待我再催攝四十餘人方來勾汝其人遑遽走還家見二人已在門云汝差有信行爲可耳其人卽辭父痛哭并屏當家務薄暮果瞑去至冥司四十餘人遂一唱名至其

人應曰生員有冥司云拏者非生員得毋誤耶閱判書所掌簿知果差誤卽鞭勾使三十云汝有善事可速遣還其人出門苦求判簿一視判不得已爲指示兩條云汝曾扶瞽者過橋又曾捨買棺銀一兩唯此二事爲善比甦時其家已將殮矣

### 孫伯謀

杭州官巷口孫伯謀嘗偕友人西溪樓下買肥皂過東嶽廟伯謀心敬其神去未嘗得一瞻仰是日起太早尙四更待飯未熟假寐卽有人喚至一殿前榜曰森羅殿



伯謀始知爲冥司心惴惴不得已直前俯伏聞殿上喚  
陳自然云前生名也冥司因命判曹閱簿有諸判累累  
而出皆青紅藍面惡狀猙獰絕可駭異中唯一稍皙者  
持簿送閱乃得放還皙者私囑云我乃蔣堯卿也住武  
林門外賣陶器家汝死後當與我同官特相營救今代  
費錢一藏矣伯謀感謝而去爲同行者推醒通身汗下  
不復更買肥皂竟喚肩輿繇武林門外問至陶器家果  
有蔣堯卿者爲主人之父已死八年矣伯謀益心悸歸  
卽買紙錢一藏上題前生陳自然今生孫伯謀奉判官  
蔣堯卿收用當卽焚燒後數年伯謀客京邸傷寒病危  
見車馬如織口稱迎判曹赴任力辭得脫蔣救有驗今  
伯謀猶在云

潘氏女

塘棲鎮潘因仲女嫁吳家埧沈愛民次子沈烜爲妻蚤  
夭潘氏寡居其大伯沈烜日逐凌窘之氏歸訴其父因  
仲乃因仲原負沈氏千金政無抵償意欲借女一死可  
以賴債故激女投繯順治丙申十月女自經死因仲復  
詐得銀千金女冤不洩遂抱恨於父若兄丁酉年二月



言金  
初十日因仲長孫年十二歲頗聰俊無病潘氏附之口  
作氏語云汝家賴債詐銀不與我伸冤我今不獨死欲  
得長孫甘心焉巫祝之詞如出一口長孫白晝時時自  
縊家人惶急防閑不敢懈至十二日早長孫索繩帶不  
得遂痰喘結喉立死通鎮目擊無不股栗焉

二烈女

乙酉四月二十五日揚州城破先一夕外攻甚急錢應  
式坐庭前達曙聞八十三礮聲出視一礮穿城遇人有  
執飲食者著其身去半復穿墻數重應式入急更衣坐

忽有縞衣二人各長五寸許躍而前倏騰應式膝上應  
式驚以袂拂之墮地復騰而上又拂之躍入積薪中遂  
不見時城破外謹甚應式倉皇出一人頭懸隣舍門近  
視亡有是日下今屠城越三日隣舍果懸一頭而應式  
女淑賢伏節死外家卞氏女過舍相要以死其後人以  
爲二縞衣者疑卽二烈女生魂南昌王于一先生云

馮南

海塩馮南爲勢家鷹犬嚇詐詹氏三百金已亥病死托  
夢於其子云我生前詐詹氏金今爲犬於其家受報甚



言金  
苦其子往詹氏規之毛形色狀俱如夢中所言因乞贖  
歸詹氏以必償三百金方得請贖歸之後人以馮南呼  
之此犬搖尾而前至今尙在

陳敬泉

崇德陳敬泉爲糧衙書手晚年皈依佛教文廟司香周  
祥宇募刻法華經流通於世敬泉爲之領袖已亥六月  
間敬泉夢四差人至云有一事召君對質敬泉答云就  
去不妨但我領袖刻經此愿未了可遲幾時經完而行  
何如四差人諾而去敬泉次早對祥宇言之意甚怏怏  
至庚子上巳法華經刻竣敬泉隨于是夜得病初五日  
遂亡但不知所質何事也

阮大鍼

阮大鍼以私隙殺雷縝祚於獄王師渡江大鍼迎降以  
圖富貴從征入閩過青草嶺忽頰首日介公饒我遂跌  
下馬死介公縝祚字也大鍼凶惡奸邪禍人家國寸磔  
未足蔽辜而介公現形立刻殛死良可怖也

曹小蠻

曹小二蠻者澈浦人游惰好博奕丁亥春應募爲兵征



江西戊子逃回辛卯七月初忽卧不起其隣炊食呼之  
午昃方起至水濱盥洗喃喃曰非我一人殺汝何獨尋  
我遂往屠家借刀屠者慮其爲博質也故與之鈍者小  
二持往水濱且磨且語見者救之歸堅卧至暮狂叫痛  
絕聲震隣戶啟扉視之流血床簀抽刀刺喉以手作援  
筆欲書狀與之筆札書云我在江西殺二節婦今追至  
此因在彼時曾得銀二兩放活十人故得未死廼於血  
汚中取刀投出曰爾可去尋頭目來越數日始知痛進  
勺飲聲啞啞如內豎詳述其事曰初破江西擄二婦其

丈夫姓王亦孝廉孫小二沈之江以長戟擗之其二婦  
一妻一妹也長號請死以身奔江中不得掠置船底數  
日軍中下令不許留婦女小二恨其不受淫也與什長  
共起刃之二婦忻然曰脫苦矣頃二婦魂來云不識汝  
姓名故尋汝三年賴土地引至此又數日叫死

沈純齋

沈純齋仁和吏也渾名花椒末亂後歸老家中移居西  
湖爲土工之首庚寅年有宗室云是十三王者神宗一  
輩也同長史某避跡武林爲當事所得械付市曹其長



史妻買一棺併銀數百金與沈買其夫與王之頭冀得  
身首一處以圖入土沈得銀且賣其棺將尸首棄之他  
所給之曰已埋某地矣居數日往岳墳飲酒晚歸將至  
家見二無頭鬼借其口疾呼曰還我頭來爾得我棺與  
銀拋棄我路旁今與汝去見閻王也即時暈死

王士彥

王士彥海寧人訓蒙爲業遇觀音三官懺會虔誠禮拜  
二十餘年丁酉六月廿九日赴觀音懺會歸五鼓腹內  
作痛竟成痢症二十餘日醫禱無效時刻想念觀音竊

嘆誠心禮拜反懼病危七月廿一夜熟睡夢見一人頭  
戴紫巾身穿素服手執黃旗鳴鑼急走言普門大士速  
奏玉皇憐准赦降城隍司大張榜文約千餘名彥聽得  
扶病緩步將近城隍廟見往來多人俱看榜文者走至  
廟前有一青衣漢子拽彥看榜首名卽是士彥漢子道  
汝有夥伴我領汝去交付與汝彥行步遂巡漢子使彥  
搭肩而行出北門外約有片時只見門閉有鎖漢子道  
始立門外在此候領漢子開鎖進去領出一老人與彥  
相像漢子道將恁謝我彥云有銀四錢相送漢子道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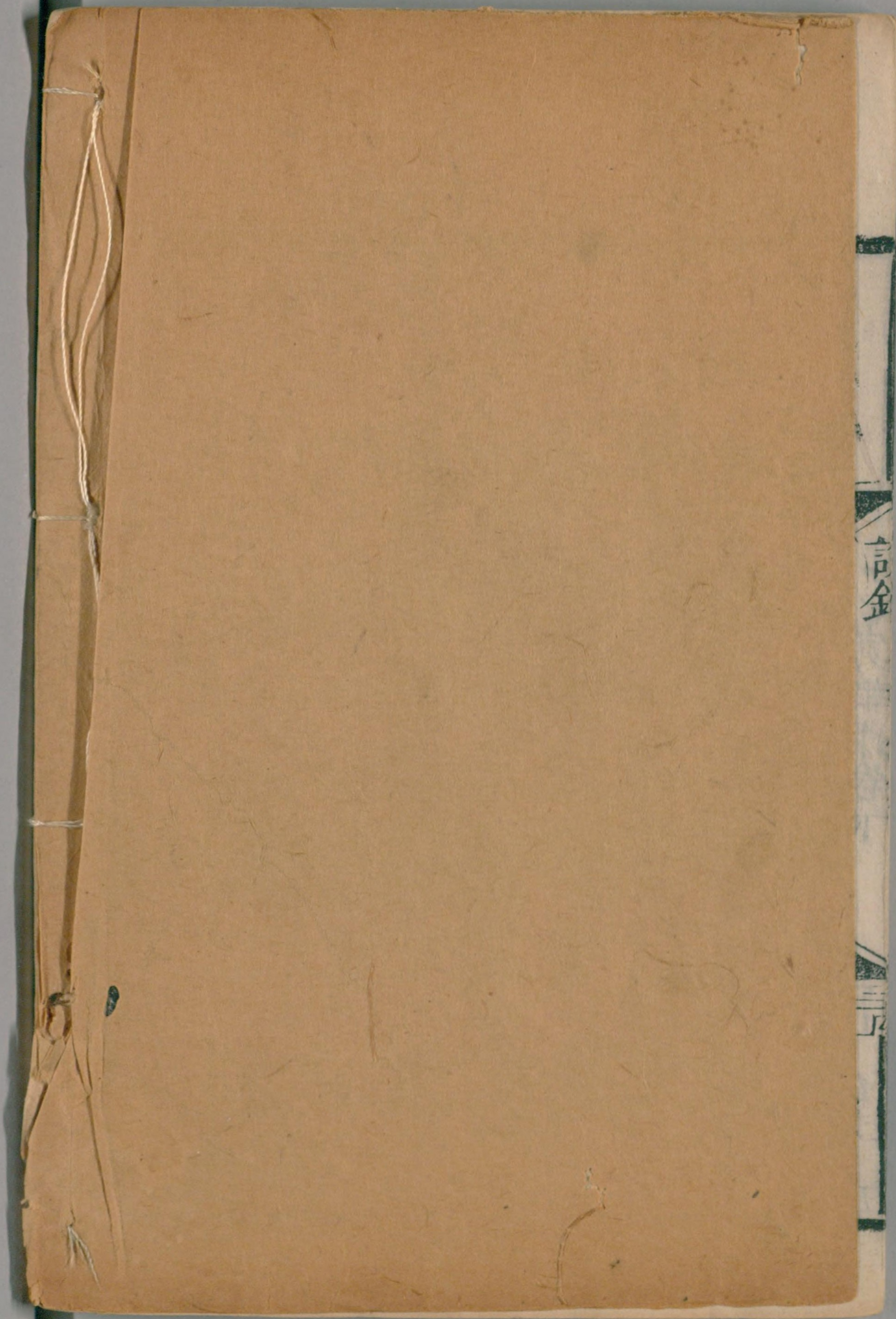
CL.

NO.

46882

言金  
要你謝你看這許多病人彥將眼看屋內這漢子倏忽  
不見老人並立在身竟無言語彥揭衣一看只見大便  
穢血淋漓容顏枯槁彥欲回家苦不識路身傍老人又  
忽不見正在淚下遙望一老翁來道欲往何處彥言原  
從豆腐巷來不識歸路老翁送至豆腐巷中指引前面  
便是咳嗽數聲卽覺乃是夢也伊妻調理月餘精神如  
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説鈴』 請求記号 082.1-Se2162

ガラス使用